



報捷傳兄弟軍海

(曲 藝)

通俗讀物出版社

海軍兄弟傳捷報

(曲 藝)

解放軍通俗讀物編輯部編

通俗讀物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這本說唱集，包括九篇描寫海、陸、空軍部隊生活的曲藝作品。“勇敢的海鷹”是表現我海空軍部隊，以無比的英勇擊潰了狡猾的敵機。“夜襲金門島”是寫我軍一隊偵察兵機智、勇敢的在深夜裏活捉了金門島上的一撮敵人。“痛殲蔣賊榴砲連”是寫我砲兵部隊僅用了三個小時就殲滅了蔣賊一個連。“海軍兄弟傳捷報”是寫我海軍部隊如何迅猛地消滅敵人的軍艦“太平號”。“一隻送禮船”描寫了愚蠢的敵人，迷迷糊糊地將一隻載滿物資的船開進了我軍包圍圈，才發覺自己已當了俘虜。“活捉毛人水怪”表現了有高度警覺性的解放軍，活捉蔣賊特務的故事。“文清雲下井救小孩”是反映人民軍隊愛護人民的一段故事。“高原上空鮮花開”和“炸冰壩”都是寫人民軍隊如何克服重重困難，與高山洪水作鬥爭，保衛各族人民幸福生活，保衛國家建設的故事。

書號：0348

海軍兄弟傳捷報

編 者：解放軍通俗讀物編輯部

出版者：通俗讀物出版社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51號

(北京香餅胡同73號)

印刷者：北京市印刷一廠

(北京西便門裏南大道乙一號)

發行者：新華書店

開本：787×1092 1/32

印數：1—20,000

字數：43千字

1955年4月第一版

印張：2 3/16

1955年4月第一次印刷

定價：(4) 一角八分

目 次

勇敢的海鷹（單絃）	陳 智（2）
夜襲金門島（山東快書）	天 民（9）
痛殲蔣賊榴砲連（山東快書）	魯 眞（19）
海軍兄弟傳捷報（對口快板）	默 毅（26）
一隻“送禮船”（山東快書）	郭靜波（32）
活捉“毛人水怪”（山東快書）	孔昭勛（41）
文清雲下井救小孩（山東快書）	某部一連創作組原作（49） 郝 忠 誠修改
高原上空鮮花開（四川評書）	曾 煒（59）
炸冰壩（四川評書）	裴家勤（63） 何 畏

勇敢的海鷹

(單 絃)

陳 智

(曲頭)

旭日東升紅滿天，
萬里波濤浪花翻，
海空軍戰鬥傳捷報，
唱一唱勇敢頑強的飛行員。

(太平年)

空中馬達響，嗖——的一溜烟，
兩架鐵鷹馳向東南，
一前一後銀光閃閃，
穿過長空好像箭離弦。
爲首的叫羅明，僚機是孫大田，
他倆正嚴密地搜索空間，
羅明忽然一聲喊：
“喂！孫大田注意，
有四個黑點在天邊。”
大田閉聽，又急又喜歡，
“羅明你快打，別讓這些混蛋逃回台灣。”

羅明說：“別着急，他們逃不了，
你跟我飛到雲裏面，
繞到他們背後，
一頓開花彈打他個冒黑烟。”

（雲蘇調）

只見那灰場場的敵機排成隊，
翅膀底下把炸彈拴。
橫衝直撞向北犯，
賊頭子是個少校指揮官，
這老傢伙生就的酒糟鼻子綠豆眼，
三角形的尖腦袋還禿了大半邊。
他心想：“我碰着你的軍艦炸軍艦，
碰不着軍艦我就炸民船，
共產黨搞空軍的年數還沒我的零頭大，
想當年和日本人並肩攜手我炸過延安。
四年前我去轟炸過大上海，
我手下這些嘍囉也飛了十來年，
轟炸掃射是我們拿手好戲，
共產黨想要打我難上難。”
這傢伙越吹越“滋”越起勁，
猛聽得轟隆一聲響連天。
原來是羅明對準後面的敵機開了砲，
只見那火花閃閃烟霧團團。
挨打的蔣賊沒顧得上喊救命，

腦袋瓜就炸飛了百分之八十五點三。

衆賊兵一見忙了爪，

（白）賊頭子把眼一瞪說：“怕啥，咱們還有三架飛機，

比共產黨多了一半，

誰要打下他一架賞給他美金一百元。”

（白）有個賊兵忙答話：“我看哪，咱們是趕快回去

最保險。”賊頭子說：“他媽的，膿包！快跟我來，

今天要不給共產黨個厲害，

我還算什麼少校指揮官。”

（金錢蓮花落）

三架敵機向右轉，

羅明在後邊開了言：

“大田哪！我給你保鏢你打一架試試看，

瞄準了給它個肚子開花屁股冒黑烟。”

大田聞聽像猛虎撲食忙開砲，

猛回頭，只見一架敵機撲向前。

羅明說：“沉住氣，這是你立功的好機會，

我去把那傢伙送上西天。”

羅明加大油門趕上前去開了幾砲，

說：“賊兵呀！你想死不用等下一班。”

就在這一刹那，孫大田把前面那架敵機也打冒了烟。

羅明說：“大田，恭喜你，這是一個好開端。”

大田說聲“沒啥”，回頭一看可不好，一架敵機在羅明

背後偷偷摸摸地衝上前。
這架敵機不是別人，
正是那老奸巨猾的少校指揮官。
眼看距離不到四百米，
機頭兩邊又噴火來又吐烟。
急得大田滿頭大汗使勁喊：
“喂，喂！趕快脫離敵機砲火的射擊圈。”
羅明聞聽回頭看，
果然見幾道火光撲向前。
只覺得自己的飛機猛一顫，
頓時間飛機身上火冲天。
燒着了座艙和衣服，
肚子上熱糊糊的濕又黏。
又聽得頭上“嗑叻”一聲響，
忽拉拉座艙蓋兒飛上了天。
氣得羅明咬牙切齒圓瞪着眼，
復仇的烈火燒心間：
“你這個老滑頭我看你哪裏跑，
今天你就甭想回台灣。
把心一橫我和你對碰，
不消滅你我死也不心甘。”
只見他掉轉機頭和敵機來個對撞，
賊頭子一見，吓得手忙腳亂閃到一邊。
羅明乘勢抓住敵機不放手，

正好迎面狂風撲滅了飛機身上的火、吹散了烟。

賊頭子急忙兜了個圈子向左滑，

羅明抄了個近路把他攔。

賊頭子藏到雲層裏去，

羅明也緊跟着往雲裏鑽。

追了一陣，忽然不見賊頭子的踪影，

回頭看，這狡猾的老狼又跟在身後邊。

羅明拉起機頭向後轉，

這傢伙乘機溜號向南竄。

羅明說：“我看你往哪裏跑！”

猛撲過去把敵機套進了瞄準圈。

賊頭子一看：“我的媽呀，共產黨可真厲害，

看樣子我今天八成要進鬼門關。”

刹時間砲聲隆隆彈片如雨下，

火光閃閃電一般。

打得敵機哆哆嗦嗦一個勁抖，

羅明說：“打擺子？！我再送你兩顆奎寧丸。”

只聽得敵機爆炸一聲響，

賊頭子少校被炸得四崩五裂就進了鬼門關。

（怯快書）

末一架敵機被大田打了些窟窿眼，

它逃回台灣去領報喪錢。

羅明喘了口氣擦了擦頭上的汗，

心裏輕鬆臉上露笑顏，

只見那海闊天高藍藍一片，
漁船出海白帆點點。
忙招呼大田快往回返，
喊了幾聲却無人答言，
回頭看大田就緊跟在身邊，
原來是自己的無綫電被打壞，
座艙的後面也被打成大黑眼。
他轉了個彎回家轉，
只覺得下身火辣辣疼得像刀剗。
肚子上血肉模糊紅了一片，
血順兩腿往皮靴裏灌，
疼得他緊握拳頭發誓言：
“下一次我叫你蔣賊十個腦袋把張還。”
飛機剛剛飛上岸，
眼看汽油要用完，
離機場還有幾百里，
好比斷翅的鳥兒高飛難。
撲面寒風利如劍，
鮮血凝凍成冰團。
傷口疼痛如刀絞，
頭髮脹來口發乾。
忽然兩眼一黑暈過去。
那飛機翻了個筋斗摔下了雲端。

（快書）

羅明猛然驚醒睜眼看，
呀！無數的山頭在下邊，
心中暗道好危險，
急忙忙拉起機頭往上翻。
心想道：“首長和同志們在等着我，
母親盼我立功把喜報傳。
我一定要飛回去，
困難吓不倒共產黨員。”
只見他兩手拉緊駕駛桿，
瞪大眼睛咬牙關。
忘了疼痛和寒冷，
呼哧呼哧的攢上天。
終於爬到了七千公尺，
那暖和和熱烘烘的太陽在東邊。
這羅明對準了航綫心歡喜，
飛過了一山又一山。
金黃色的平原光閃閃，
那親切的機場在眼前。
剎時間跑道上塵土飛揚馬達吼，
英雄海鷹降落機場報平安。
首長和同志們都來慰問，
勝利的捷報到處飛傳。
這就是海空軍戰鬥的一段事，
望同志們加緊準備解放台灣。

夜襲金門島

(山東快書)

天 民

說的是天色將晚落太陽，
海面上烟霧沉沉天氣涼；
晚風撲撲吹的緊，
海水後浪推前浪。
夜霧中單見船一艘，
離開了海岸向東方；
船隨浪頭上下漂，
那海水呱噯呱噯拍船幫。
船上一隊偵察兵，
指揮員就是王排長；
戰士們鋼盔頭上戴，
懷裏又抱轉盤槍；
一個個默默無言坐的正，
兩眼注視正前方。
忽然間一個浪頭碰船過，
嘩啦啦激起浪花濺船艙；
靠邊坐着個戰士個兒不大，

海水灌了他一脖腔。

伸手正想取毛巾，

哪知道毛巾上沾滿黃泥漿：

“糟糕糟糕真糟糕，

上船時爲什麼把毛巾丟腳旁！”

他那裏自言自語正嘀咕，

驚動了班長張世昌；

班長把自己的毛巾遞過去，

却沒有和他把話講。

那戰士先把槍枝擦乾淨，

然後再揩臉擦衣裳；

你看他收拾了一番沒活幹，

坐在那裏不住亂晃盪；

往班長身旁靠了靠，

湊在耳朵上開了腔：

（白）“班長！”“嗯。”“你想啥呢？”

張班長一聽微微笑，

用手輕輕拍陳強，

他說道：“這一次襲擊金門島，

戰鬥一定要打得漂亮，

雖然是一次小出擊，

裏邊包含着大名堂：

這就叫先敲鑼鼓再開戲，

給蔣賊點苦頭嚐一嚐；

將來渡海打台灣，
這次的經驗也用得上。”

（白）“陳強同志，你說呢？”

陳強說：“將來解放台灣島，
決不叫蔣賊漏了網。
我要揪着他的耳朵問一問：
‘賣國賊！你是不是人生父母養。
爲什麼要認美帝國主義當爸爸，
殺害咱兄弟姐妹和爹娘，
爲什麼派遣特務來破壞，
搶掠漁船炸村莊。’
那一天蔣賊飛機五六架，
在山後村子上空逞瘋狂，
咱連的同志去救火，
咳呀，那個慘象真淒涼。
全村房子被燒盡，
死的死來傷的傷。
有個小孩看樣才滿一周歲，
爬在地上直喊娘；
身旁倒着他母親，
胸口上鮮血往外淌。……”
陳強越說越氣聲越大，
把行軍紀律忘了個光；
王排長前邊聽見人說話：

“陳强住嘴莫聲張！

馬上就到金門島，

快檢查武器整行裝。”

他倆聞聽抬頭看，

遠遠的只見島上有燈光，

戰士們忙把一切整理好，

不一會兒到了海島旁，

王排長命令放錨船停下，

回頭招呼張班長：

（白）“張世昌同志！”“有！”

“你先帶陳强去偵察，

摸到岸上看情況。”

他兩個扶着船幫下了水，

悄悄游到海灘上；

弓腰踏着岩石走，

四周不見設着崗。

爬在一塊岩石後，

撿了個石子扔後方。

不一會同志們陸續登了岸，

躬腰端槍往前闖；

正然是屏聲靜氣走的急，

忽聽得東山坡奇聲怪調直嚷嚷：

（白）“口……口令！”

那陳强舉槍要射擊，

王排長擺手示意別聲張；

同志們一見手勢齊臥倒，

又聽見對面有人答了腔：

（白）“海風！”“幹什麼的！”“營部參謀，查崗。”

王排長扒開野草往外看，

有兩個蔣賊軍站在山坡上，

指手劃腳在說話，

離得太遠聽不詳。

賊軍官話兒說完往西走，

王排長指揮大夥緊跟上。

正行走忽聽遠方有動靜，

拐彎處射出一道手電光，

賊軍官哆哆嗦嗦高聲嚷：“誰！”

對面的那個囔囔着鼻子開了腔：

（白）“四連排長！”“老張啊！幹什麼去啦？”“噢！

是陳參謀，哎，別提啦！

昨天上午發了餉，

今早上營長和他太太請我打麻將，

劉連長輸了兩個金戒指，

我輸了二十五塊現大洋。

輸了金山銀山我不在乎，

可就是這一回輸的太窩囊。

營長打牌三隻手，

不來財神就開扛；

有一回營長太太‘和’了‘一條龍’，
我甬見她手裏還藏着牌一張。”

賊參謀說：

“算了吧，多想點‘外快’敲敲竹槓，
還愁它百兒八十的現大洋。”

（白）這小子要搶人啦。

說着話拐了個彎子揚長去，
剩下個賊軍排長邊走邊嘟囔；
這傢伙輸了現洋生悶氣，
哪料到眼前就是閻王堂。
王排長一見匪軍擋住了道，
“收拾他！”——小聲命令張世昌。
張世昌爬進道旁荒草地，
單等着囔囔鼻子到身旁。
等了不到兩分鐘，
一雙粗腿眼前晃，
張世昌上去抱住脚脖子，
“撲通”一聲撂道旁；
王排長這裏一縱身，
“梆”一脚踢在賊軍腦壳上；
張世昌哈腰招住脖腔骨，
招的他大瞪兩眼把嘴張。
陳強回手補了一槍托，
這傢伙“哼”的一聲去見閻王。